

MG  
K561.46  
1

叢書  
6  
卷

英國侵略東亞史

綏靖總署宣導局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3 2173 3658 9

本書係譯自日本大川周明博士所著之英美侵略東亞史，原書分英美兩部，美國之部已譯出與讀者見面，此乃英國之部。

譯者學疏才淺，復因倉促動筆，遺誤之處在所難免，尚乞讀者不吝賜教是幸。

譯者

民國三十三年  
十一月

# 英國侵略東亞史

## 目次

- 第一日講演廣播記錄……………(一)
- 第二日講演廣播記錄……………(九)
- 第三日講演廣播記錄……………(一七)
- 第四日講演廣播記錄……………(二五)
- 第五日講演廣播記錄……………(三五)
- 第六日講演廣播記錄……………(四三)

# 英國侵略東亞史

## 第一日講演廣播記錄

當地中海爲商業交通中心，義大利商人及漢撒同盟掌握歐洲商權的時候，英國只不過是位於歐洲邊陲之一弱小國家而已。然而美洲大陸及印度航路的發現，使大西洋成爲第二個地中海，運命之神才開始向英國露出了微笑。英國在這重大歷史的轉換期，一方面對群島內部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他方面擯棄了已往對法國的侵略政策，以開始向海洋及海外發展爲國是。同時英國地理的特徵也俄然的發揮其意義，而形成制霸世界最有利的條件。

英國是四面環海的島國，所以能避免直接與外國傾軋，勿須像歐洲大陸諸國那樣爲國境戰爭支付重大犧牲，因此可以將節省下來的國力充分的利用到海上去活躍。英國的位置，一面對着歐洲大陸，由易北河至塞奴河等大陸之諸大河流都向英國方向流注。另外的一面對着大西洋，同時那發達的海岸線給這國家供獻了無數的港灣。在奧斯達迦瑪和哥倫布以前，僅



僅是歐洲片隔一個步哨的英國，現在已成爲在海洋上開展歐洲大陸運命之自然的開拓者。

英國地理的特徵，賜給英國先於諸列強在世界舞台活動的機會，所以以經驗主義，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爲其本質的英國，國民性也成爲此種發展的良好條件。馬丁路德宗教革命，從羅馬教會之束縛下解放了個人，英國極端個人主義的國民性，正是這次宗教革命所產生的。爲完成個人解放的最好基礎。因爲有這種國民性，所以使英國在歐洲其他諸國正在對教會與僧侶的束縛作惡戰苦鬥的時候，國民迅速的破壞了中世紀的權威，先於諸國自由的用全力於世界的活動。且更因爲英國國民性一貫的注重事實與經驗，誠如亞馬遜所說，他們常常是不爲想像奮鬥而爲實際利益奮鬥，使其精力向實際的活動去集注。並且英國的氣候風土使英國人的體力健全強壯，鍛練成堅忍不拔的意志，而養成其善戰健鬥的精神。

此外清教的教義對於他們處世的勤勉和謀利，予以宗教的、道德的基礎，這真是機巧了。不僅是英國，所有在北方建國的國民，都必須和險惡的風土環境來搏鬥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因之他們需要營養豐富的食物，溫暖的衣服及堅固的家屋。所以他們以爲致致

營營謀利就是一種美德。清教也是這樣的，正如這宗教的名子，他一面要求英人克己制慾的生活，同時更鼓吹勤勉與營利之精神。所以英人能以實踐道德的義務之心而委身於謀利。在耶穌教教義上說神和黃金是不能兼互崇拜的，但是英國却是安然的兼互崇拜着神和黃金。所以英國舉國上下埋頭謀利，在海外扶植其經濟勢力。隨其勢力範圍驚人的擴大，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亦次第高昂，養成無限膨脹的本能和與其相應之發展的性質，遂造成古代羅馬帝國以來所未曾有的支配民族。

今日的英國人一開口即主張在和平裏確立英國的世界霸權，可是那是瞎話。因為抱有霸世界野心的決不僅僅是英國，其他歐洲諸國也是一樣，所以英國與之經過了決死的戰爭才達成了他的目的。唯在此處應當注意的就是爲了制霸世界的戰爭，與其在海上及海外作戰不如多在歐洲大陸上爭霸，以及以英國自身的軍隊爲英國作戰，反不如使用仰仗英國軍費的同盟國軍隊。英國常視爲敵國而戰者是海上及海外最強最可怖的競爭國，英國對力量薄弱的競爭國原則上取親善的態度，而以全力攻擊勢力最大的敵國。一旦將該敵擊破脫離以往的危險

時，就盡量恢復親善關係，俾將來再與新的競爭國作戰時，使該國成爲自己的同盟國。

近代英國首先選的敵手是西班牙，一五八八年在英法海峽奮戰三日，粉碎敵人著名之無敵艦隊，徹底覆滅了西班牙之制海權，使依布利亞國民綿亘百年之優越沒落了，而奠定英國海上發展之第一基礎。

其次英國又選荷蘭爲第二個敵手。英國克林威爾之雄渾精神與鐵石的意志，產生了一六一五年的航海條例，用這條例而肆無忌憚的對荷排戰，一六五二年至一六七四年間經過三次戰爭，這一直被謳歌爲「海洋之幸福所有者」的荷蘭，其優越的制海權就輕易的被英國搶奪淨盡。

制伏了荷蘭的英國，以法國爲其第三個敵手。英國在一六八八年至一八一五年一百二十年間，實有六十四年在戰爭中。地球上任何國民也沒有如此頻頻參加戰爭的。此期間的種種戰爭，其本質悉爲英法在歐洲大陸及殖民地的爭霸戰。而這超過百年之長期英法爭霸戰，終於由拿破倫最後的戰敗英國勝利而告終了。

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十九世紀的英國史已與前世紀的歷史面目迥異，結束了與歐洲列強的爭霸戰，在海上成爲世界無敵的霸者，因爲在殖民的發展上收到非常的成功，故以後直到俄國由中央亞細亞進迫阿富汗威脅印度時，其世界政策殆如闊步於無人之境。在這期間英國先將印度全部據爲事實上的領土。自一八二六年至一八八六年間吞併緬甸。爲了確守印度航路，於一八三九年又佔領紅海入口之亞丁，一八五七年又佔領普里姆島。一八四二年由鴉片戰爭奪去中國之香港作爲侵略東亞之根據地。在地中海上一八七八年自主耳其手中奪去賽浦路斯島，將太平洋之澳洲全部及新錫蘭置於英國國旗之下。且於阿非利加亦次第向南部及西部擴張其領土。並於一八七五年轉瞬間僅以四千萬圓之代價自埃及買到蘇彝士運河股票。此運河原本是法人李賽朴斯以不屈不撓之努力所完成者，英國以極毒辣的方法防害他的事業，且等其一旦竣工立即將其實權收歸英國之手。在一八八二年以在埃及發生之阿拉伯、波斯民族運動國內不安爲藉口而砲擊亞歷山大港。以此爲始而積極侵略埃及，不費吹灰之力達到了目的，最後更征服了南非之布耳人的兩個共和國，於茲英國完成世界帝國之最後建設。

所以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已經不是獲得霸權的歷史，而是強化、確保、維持其霸權的歷史。因之直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止，英國是連一次大決戰也沒有作的必須。然而英國傳統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並沒有何等的變更，與從前一樣。假如有某新興國家欲現其嶄然頭角時，英國立即毫不饒恕的當頭與之一棒，或強硬的加以威脅使其放棄野心而後已。克里米亞戰爭及日俄戰爭後的俄國，或「法孝達」事件後的法國都是英國這政策下的犧牲者。到近代德意志勃興，傾覆了歐洲勢力的均衡，很快的將成爲英世界霸權之傾覆者。因之英國就以德意志爲第四個敵人，先以所謂包圍政策陷德國於孤立，繼之就促成英德爭霸之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這次戰爭中，英國又得到了勝利。

對德戰勝的英國，依國際聯盟來封鎖戰後的世界，來努力維持自己所欲之世界秩序。尤其是波爾德茵內閣之外交部長依丹，曾特別努力於完成所謂強化國際聯盟之「集團保障」體制，所以這個政策又叫做依丹外交。然而由於滿洲事變日本首先退出國際聯盟。其次在發生阿比西尼亞問題時，英國曾利用國際聯盟規約對義大利加以經濟的壓迫，以極大的期待實際

試驗了集團保障的効力，結果却如諸君所知道的是那樣悲慘的失敗了。當時我爾德內閣之財長張伯倫見到這種實況後，在一九三六年的某一個集會上發表意見謂：「由於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經驗，我們知道國際聯盟至上主義是早已不能維持，所以今後要將重大的國際問題託負於國際聯盟是不得不考慮的。」所以當張伯倫繼波爾德茵之後組織內閣時則犧牲聯盟至上主義的依丹外交，樹立協和政策，以代替集團保障制而謀英國的安定。協和政策，就是由歐洲四大國英、法、德、意的和解以維持歐洲的和平。爲了這種目的張伯倫會親切的寫備給反目過的莫索里尼，陳述希望將過去之一切付之流水，地中海的兩大國家應協測之意。並且派遣倫敦迪里侯爵，羅香侯爵等赴德，與希特勒、戈林懇談。且當德國合併奧地利的時候及捷克問題時候，英國不但對德避免使用武力，就是爲世界所唾罵的密雲翰會議，結局也是由於英國之讓步來成立協定，並且在協定簽字之時發表希特勒與張伯倫兩人署名之共同聲明謂：「英德兩國並無再度相戰意志，此事由以前兩國間成立的海軍協約及現今在此簽字的密雲翰議定書即可證明。吾倆聲明英德兩國國民間一切問題均應以商談來解決，此乃兩國國民

美爾的意志」。

然而張伯倫的協和政策，由於希特勒果敢的在一夜之間吞併了捷克之殘部，而脆弱的歸於失敗。自此時以後張伯倫堅定英德兩國勢不兩立之信念，於茲有了對德決戰的覺悟。因之高曠和平戰線，所謂和平戰線就是造成一個武力的極強力的結合，在這強大武力結成之前，使侵略國的野心消滅的一種計畫。因而英國首先極力強化自國之軍備，以英國為中心結成比德國更強大的武力群以對德，決定在可能範圍內不戰而使德國屈服，不得已時才玩心一戰。

• 是前年的事情，記得北洋漁業和英國之間曾訂過鮭魚罐頭三十萬盆的契約，農林部還吹噓說是貿易振興政策的結果；其實這不外是英國覺悟到英德戰爭而貯藏食糧而已。事情演變到如此，不得不謂兩國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運命。

現在英國人將愛好和平掛在口頭上，自稱是和平的愛好者。可是至少以往的英國人是如米爾頓所說：「汝等是偉大好戰的國民！」是自豪與其在天國做奴隸，不如在地獄做主人的好戰敢為的國民。並且他的制霸世界是由執拗無比的戰爭精神所造成者，現在發揮着必

死的全力在保守。而且英國將日本與德國同視爲敵人，這件事可以說是英國運命末日的來到。英國運命沒落世界就能解放，尤其是亞細亞能得解放。以上我講述完了英國制霸世界的末路，由明日起再探討其侵略東亞的史跡。

## 第二日講演廢權記錄

加宗卿可以稱爲英帝國主義之代表者，在他的著作『波斯問題』中曾闡明英國若一旦喪失印度，則決不能保持其世界帝國的地位。還有這極富有特色的美國軍人霍瑪利在其所著『央克魯撒克遜之世』中也說：『英國喪失印度就如同在英國領內發生以央克魯撒克遜所有的血、火鐵都不能彌補的大破綻』，現在又有名斯那撒萊夫者在所著『印度』中說：『倘若爲這不幸矇昧的印度敲起自由勝利之鐘，則在一瞬間後歷史的時鐘就會向世界宣告這海之女王的壽終正寢。那麼英國也就變成只有本店在倫敦的一個世界銀行了』。誠如以上諸人所言，倘若英國今日喪失了印度，明日就會淪爲第三等國家。印度之在英國有如此重大意義的原因，不僅是因爲印度物產豐富，人口繁多，且因它是英國最好投資的場所，英國有

志青年建功立業的舞臺，英國商品唯一無二的市場，莫大商業的中心，又是海上的通絡點，軍隊之駐屯處，尤爲重要的海軍根據地。英國人曾說：「寧失莎士比亞也不放棄印度」，可是那樣的時代已成過去，現在的英國却正寧喪失一百個莎士比亞也決不放棄印度的苦幹着。十九世紀前半期以來，英國以把持印度爲其外交的根本政策，首先集中全力謀如何確保由英國至印度的海路或陸路，進而應如何確保海陸兩路的支配權，第二步即應如何防衛印度的實身。

然而英國決不是先明確的認識了印度的重要性，而後才企圖征服印度的。英國最初來印度的目的，很顯明的就是爲了賺錢。最先開拓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奧斯達迦馬，所以這大利所在的東洋貿易在百年之間，幾爲葡萄牙人所獨佔。葡萄牙首先不僅由當時歐羅巴精神的主羅馬教皇處獲得對東洋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絕對優越權，同時當他國威脅這獨佔權的時候，他也有以武力將其壓倒的海軍。然而英國在依利莎伯女王時代早已廢棄舊教歸依

了新教，所以已經沒有對羅馬教皇客氣的必要，同時海軍亦漸次強大，直到一五八八年竟一舉擊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奠定英國海軍基礎的就是如約翰·蓋金斯和福朗西斯·德萊克那樣的大胆勇敢的海盜們。英國的海盜從十五世紀就為世界所聞，到十六世紀不但愈益繁盛，並且因為掠奪對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船，所以海盜行為一變而為愛國的行爲，英國船長乘着裝載大砲數門的大船，以掠奪滿載東洋貨物的葡萄牙船，及由美洲回航滿載金銀的西班牙船為公然的買賣。是世上絕無僅有的賺錢買賣了。例如前述的霍金斯，他本是普利麻斯的駛船人的兒子，由於第一次航海到西班牙領和美領，一躍而成爲普利麻斯的首富，據說第二次航海歸來後就成了英國的第一富豪。又如福朗西斯·德萊克，他在一五七七年自英國起航，一面沿途實行強盜的行爲，一面航行世界一週後，於一五八〇年歸國，據說其沿途掠奪貨物的總價約達二億法郎。依利沙伯女王也從德萊克那裏分了不少珍寶，頗爲歡欣。此消息待傳到西班牙，西班牙王頗爲憤慨。令駐倫敦西班牙公使提出了嚴重抗議。可是依利沙伯却將西班牙公使領到德萊克的船

甲板上，毅然對德萊克申斥說：「西班牙人說你是海盜」；女王又令他跪在甲板上，女王雖然將賜給勳爵時候的接吻賜給他，並說：「起來吧！英武的福朗西斯」，女王就這樣的將一介海賊的平民福朗西斯提拔為英武的福朗西斯，此事傳為有名的佳話。

英國人從西班牙勢力沒落以前就苦心想侵犯葡萄牙的獨佔，來參加東洋貿易，一五八八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霍金斯，德萊克等海盜為中心的英國艦隊所擊滅，印度航路上除去了最大障礙，東亞發展上先於英國一步的荷蘭，有代西班牙，葡萄牙而起為東洋貿易新獨佔者的形勢，所以有一群倫敦商人集合起來，於一五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資本金六十八萬磅，組織東印度公司，並且得到依利沙伯女王的特許狀「許可自嘉望峰至馬瑞蘭間各國各島營員由且獨佔的通商貿易十五年」，東印度公司自一六〇〇年就開始活動，後來這小公司為了英國征服了被稱讚為「玉冠上輝煌燦爛的寶玉」的印度，這是當時任何人也預想不到的。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以東洋貿易為目的創立於一六〇二年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同時並存，不得不殘存在東洋之葡萄牙勢力來爭鬥，使得那英雄輩出盛極一時的葡萄牙一旦運衰國力漸

滅終於不是新興英荷兩國之對手，不到十年即決定了勝敗之數。葡萄牙努力敗退後，新興兩國之間必然要有激烈競爭。當時最有利的東洋貨物是丁香，豆蔻等香料，其主要產地是香料群島即南洋群島。所以兩國均以印度本土為第二，首先為爭奪馬來羣島白刃相見，以期獨佔這貴重的香料產地。然而荷蘭東印度公司之資本為英國公司之倍，更得有國家之後援，角逐的結果是輕而易舉的壓倒了英國，變成了南洋羣島的主人翁。英國從各島退出，不得不以印度為活動的舞臺，誰料此事竟造成了英國他日的幸福，這是當時任何人都未想到的事吧。

英國先在印度西海岸擊破葡萄牙有力艦隊，一六一二年在蘇拉特置商館，在東印度本土上設置最初的根據地。一六二〇年英國與波斯國王相約，英國應允為波斯把波斯灣頭的歐爾姆斯，這葡國在東洋最重要的根據地，由葡國手中奪還波斯，波斯以許可英國在歐爾姆斯築城塞為報酬。英國在同年又從土人君主手中收買了卡魯滿德海岸之麻德拉斯建築城寨，在印度東海岸設置了最初的根據地。其後東印度公司在二六六八年以一年僅十磅的代價向英王查理二世租借了孟買。孟買在八十年以前是葡萄牙人所開的印度第一良港。一六六一年葡萄牙

牙公主適查理士二世爲妃時，葡王竟將孟買送給英王作爲公主的粧奩。這時葡國臥亞總督向葡王諫言：「當英人於孟買立足時恐怕葡萄牙就要失去了印度」，葡王不聽，終將孟買送給了英國。然而英王因有種種事情難於維持，故將孟買租給了東印度公司。此後孟買日見繁榮，一六八七年以後曾代蘇拉特而成爲印度西海岸貿易之中心以至今日。在一六九〇年於孟加拉的福古利河畔奠定了成爲今日加爾哥答之基礎，以外又在印度的東西海岸設下了其他很多的據點。由一六六〇年至一六九〇年三十年內是東印度公司的黃金時代，每年的平均利潤竟達到二成五以上。

瑪克萊曾用流利的筆法這樣的描寫着當時的事情——「東印度公司在查理士二世在位之大部期間內此印度商館獲得了莫大的財富。在商業史上類此鉅萬財富堂堂入國者尙無先例。倫敦市民在充滿了驚訝貪欲與嫉妬的憎惡中興奮起來。財富與豪奢急激增加了，對於東洋出產之香料、織品、寶石等的嗜好也日漸強烈。蒙克將軍送蘇格蘭兵到倫敦時會極口稱揚茶爲中國非常之珍品，當爲以微量用着品嚐之珍品，八年以後就按規則的將其輸入，不久以後成

爲財政部良好課稅的對象之一，而開始了大量的消費。在王政復古以前，英國船舶曾無一雙由泰晤士河畔到過恆河的三角洲。然而在王政復古以後僅僅二十三年間，由這富裕而人口衆多的印度輸入年額竟由八千磅激增爲三萬磅。壟斷此激增貿易的東印度公司當時其獲利之大，直令人難信。印度貿易比獲如此餘利，倘若分配與多數股東或不至發生如何不平。然而實際上當股票的價格上漲的同時股東數却漸次減少。當公司的財富達到最高潮時，其經營也統歸入極少數富豪之手。」

東印度公司既如是獨佔了最有利的東洋貿易，其無限的利益却爲極少數的大股東所壟斷，所以英國的輿論日見沸騰，取消公司特權的聲浪亦昂揚。東印度公司對此攻擊以無數黃金來應戰。我再藉瑪克萊的話來說：「在宮廷內有利於公司及有害於公司的一切人們，即是大臣、女官、以至僧侶均受到了毛織品、絹織品、蔷薇香水、鑽石、金銀等豐盛的贈品。這些大賄的賄賂不久就換回豐足的利益。」所謂豐足的利益，即是因爲用鉅金賄賂了國王以至政府高官以及對公司攻擊者，所以雖在輿論激烈反對中就從斯圖亞特皇族諸王，即查理二世，

傑姆士二世手中更新了特許狀，延長了獨佔期間。那時期的英國人對這喜愛賄賂的查理士二世傑姆士二世弟兄有這樣的風聲：「爲兄的查理世若理解事物他還能理解。而爲弟的傑姆士雖能理解但他不想理解。」傑姆士二世終失去民心，由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斯圖亞特皇族遂呈沒落，所以東印度公司遂失去了有力的同情者，而不得不與英國議會直接對峙。

於是東印度公司的反對者與霍維克黨携手決定推倒該公司，首先使議會開始調查關於東印度公司的種種非議，調查之結果，曝露了公司爲獲得新特許狀會餽贈政府及攻擊者賄賂金八十萬磅，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四年六年間這樣不當的消費了百零七萬磅之鉅額，一六九五年竟將多數的董事投入獄中。因之，對公司的非議更日見高昂，一六九七年倫敦絹織業者因印度絹之輸入遭受打擊，故首先開始攻擊公司，市民集合於市中各處激烈宣傳，襲擊東印度公司的建築物，甚至於騷動着要掠奪其貨物。公司對於這日日激騰的攻擊樹立對策，即趁着當時政府因與法國戰爭財政陷於困難的機會，提議以確保印度貿易獨佔權爲條件，以四分利答應國債七十萬磅。而公司反對者與霍維克相結合竟以三分利答應國債二百萬磅

，以奪取印度貿易獨佔權。結局一六九八年議會決定許可另外設立新印度公司。因之印度貿易公司則分爲兩個公司，展開激烈的競爭。英國王室及議會見於若常此以往恐爲競爭國所乘，遂於一七〇二年令該二公司合併爲一。但合併後內部新舊兩派仍繼續對立，一七〇八年經高爾多芬伯爵之調停，兩派始見和解，成爲名符其實的一個公司來從業。印度公司真實的活動實於此時開始。

## 第二日講演廣瀋記錄

當英人純以謀利爲目的開始向印度渡來時，印度正是莫臥爾帝國的強勝時代。莫臥爾雖被稱爲蒙古帝國，然其建國者巴卑爾却是英雄帖本兒血統的土耳其人。他最初不過是中亞細亞一小國之君主，先征服阿富汗，其次攻入印度，一五二六年統一全部北印度而建立了莫臥爾帝國的基礎。他自己曾寫過充滿無限興味與教訓的自傳，他實有驚人的天才，這連歐洲的歷史家也會說：『在古今歷史上幾乎沒有比巴卑爾皇帝再聰明，再富有魅力，又可敬愛的

君主。其孫阿克巴爾大帝幾於英國依利沙伯女王同時代，君臨印度凡五十年之久，予國家以統一與組織。阿克巴爾大帝以前的土耳其人或蒙古人之支配印度，那不過是一種軍事佔領，可是阿克巴爾大帝造成強大帝國，傳給其子加漢及爾，加漢及爾後由歐蘭克則布繼帝位。加漢及爾即位於一六〇五年，歐蘭克則布的死是一七〇七年，所以昨日所述說的英東印度公司前半期的活動，正是此二帝君臨莫臥爾帝國的時代。英對東洋之發展，最初既不爲了征服，又非爲了佔領，而是專爲通商，這是屢次敘述過的。當東印度公司開始與印度經商時，正當莫臥爾帝國之隆盛時代，至少也是北印度統一之後在和平之時代，正是經營商業的好機會，所以東印度公司以後竟在印度作戰，這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然由歐蘭克則布皇帝治世後半期起，莫臥爾帝國之基礎即形搖動，以往順從之諸藩王國先後不服德里政府之統治，溫生特、斯密斯曾關於歐蘭克則布的爲人說明如下：「他是知力高邁的人，也是正像他的文章所示是文筆燦然的人，是巧妙的外交家，是不知恐怖的勇士，是公平仁慈的裁判官，也是鍊達的行政家。在他日常生活上是一位最嚴肅敬虔的修道士，然而他的政治却是失敗了。」

失敗的最大原因，是因爲他信仰回教過於熱烈。在他以前莫臥爾君主對宗教向來是極寬大的，可是他却一棄歐蘭克則布的寬容政策，傾注全力廣弘回教，爲撲滅異教而不顧一切非難，一切抵抗，及一切政治上的不利，因之使莫臥爾帝國最勇敢的護衛者拉及普特叛離，使南印度馬拉塔人的魂魄上燃燒起民族的憎惡火燄，帝國秩序俄然開始紊亂，使國民嘗到了塗炭之苦。此種混雜狀態在歐蘭克則布死後急速激成。東印度公司就不能如昔日在和平中經營商業，遂決定以兵力來維持貿易，遂有一六八六年派遣最初遠征軍之舉。這時正當歐蘭克則布時代，遠征軍遭到慘敗，一六九〇年向莫臥爾皇帝賠償黃金十七萬磅，且在「將來決不再有此可恥行爲」的條件下方再允許通商。

此次英國之印度遠征軍是由具有十二乃至十八門大砲之軍艦十隻，步兵六百所編成之小規模的軍隊，但是其目的却是龐大的，此遠征軍在印度西海岸捕捉土民之船舶對莫臥爾帝國宣戰，且在東海岸拿捕海上所有莫臥爾之船舶而佔領孟加拉灣東北隅的吉大港，並溯恆河至孟加拉國首府達加，以武力強與藩王締結條約。但他並未想到英國與印度之距離如何？印度

之勢力又如何？這計畫實在是無智的可笑。當時的莫臥爾雖可謂衰敗，可是大軍尚有十萬，只孟加拉藩王亦能動員四萬兵力。六百或是一千左右的英兵是不能相敵的。然而這時挽救英國在印度沒落的原因就是他有有力的海上權，英國軍艦除在西海岸捕獲一切船艙外，並使艦隊出動紅海及波斯灣，使其捕捉往來於印度麥加間回教徒的巡禮船，所以莫臥爾皇帝才漸生講和之意。

在這以前，法國也是比其他諸國向印度發展較遲的，法國經過種種失敗，終於在路易十四保護之下，於一六六四年組成也叫印度公司的大團體，一六七四年在印度東海岸彭地西利，一六八八年在加爾各答附近之荒地爾那加爾建築根據地，在東西海岸各處置商館而開始活動。並且乘印度的政治混亂使藩王之間互相爭鬥，坐收漁人之利，次第扶植自己的勢力。所以與英之衝突是難避免的。在這期間歐洲以西班牙王位繼承問題為導火線，英法兩國遂發生戰爭，由一七四四年以來戰爭更波及到印度，印度明顯的變成了英法兩國爭奪殖民地霸權的舞臺，由廿世紀之初漸次開始含有政治性質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現今其色彩更顯著的濃厚

趨來。

英法兩國在印度之角逐已有多年，雖互有勝敗，但最初時期勇敢大胆的法國指揮者第卜萊克斯及拉布爾德內等之武斷政策着着奏效，英國地位漸顯不利，一七五三年英東印度公司向本國政府請求干涉，結果是臨時休戰。在一七五六年乘英勢力衰弱，那早已厭煩英人無禮侵略印度的孟加拉藩王斯拉幾亞烏道拉就變舉加爾各達，將英人百四十六名囚禁於一小屋內使全部窒息而死，發生了所謂布拉克合爾悲劇，英之形勢就日非一日。

正當此時，英國能形勢一變恢復其地位的是因爲克萊武之機略與勇氣。英國爲了對拉斯拉幾亞烏道拉之襲擊，瓦特避提督率領英軍二千四百名，由麻德拉斯派艦赴孟加拉，在此遠征隊中二十三歲之陸軍中佐羅巴特克萊武在內。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其目的並非派遣艦隊膺贊孟加拉藩王，而是以恢復公司以往營業狀態爲滿足，故當藩王申請講和時即立刻應諾，進入停戰狀態。然而藩王竟故意延長交涉，其計並用種種權術策傳有利於解決問題，而克萊武亦不肯示弱開始進行陰謀。克萊武由自方之間隙得知藩王之周圍有若干正企圖叛叛待機

取而代之者，其中最有力者爲藩王的總司令官密耳加發耳，克萊武一面與藩王繼續作和平之交涉，他方面努力籠絡密耳加發耳，計畫助其成爲孟加拉的藩王。當準備完成，英國早就向藩王忍耐不住，要求即刻解決諸種懸案。藩王覺悟克萊武話語的意義，爲應付該挑戰急速集合軍隊，召集有步兵五萬，騎兵一萬四千，大砲五十門，更得到法國之援軍，決心與英一戰。此時克萊武僅有兵士二千四百，然後已與密耳加發耳商妥好，已準備在適當的時機背叛藩王，同時與部下共同投降英軍，故克萊武安心的開始了行軍。

待到兩軍在布拉西布陣戰端初開之時，密耳加發耳竟背約未按時發動。所以英國不得不以二千四百名之寡兵與六萬五千大敵一決雌雄，英方軍事會議充滿着絕望的氣氛，皆激烈的非難克萊武，主張無論發生任何事情，這無謀的會戰是應該避免的。克萊武默默的聽到他們喧騰的議論後立起說：『至於如何，過一小時後再說吧！』不動聲色的躺在大樹下。整一小時之後，他就下命令：『我們要戰！明天就是一七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們就向印度軍進擊。』在酷暑中行軍到達距印度軍一哩之森林中張幕野營，翌日黎明開始了激烈的會戰，

英軍在必死的精神下，孟加拉軍旗色變劣，遂由應戰弛緩而變爲退却，這時密耳加發耳方開始出動，勝敗於茲已決，藩王乃放棄國都亡命於外。克萊武明知密耳加發耳怯懦的性質，乃使其即孟加拉藩王王位，立刻讓他賠償英國戰費八十萬磅，克萊武自己亦從孟加拉新王收到了一批價值三十萬磅之金銀寶玉。後來有前藩王之一同族人又興兵征伐密耳加發耳自德里進軍而來，克萊武又回軍擊退敵軍，又以救密耳加發耳爲口實約定每年給克萊武三十萬磅終身報酬。

然此時又有與英國相角逐之荷蘭企圖佔領加爾各答，以軍艦七艘載大軍一萬七千名到達夫古利河口。這時的密耳加發耳因忌憚克萊武且不欲付三十萬磅之鉅款，乃煽動荷蘭，擬覆滅在孟加拉英人之根據地。這時克萊武乃把握時機先襲擊荷蘭艦隊而使之投降。在此次戰爭中有一槍彈飛來把克萊武的帽子穿透，他摘下帽子看了看帽上的彈痕冷然的說：「這帽子還有用。」又將這帽子戴在頭上，而拔劍乘小舟殺入敵艦隊，這是有名的佳話。戰爭終了後，克萊武會見密耳加發耳，竟對對方與荷蘭勾結等情一字不提，却很坦然謙遜的使用外交的辭

今，蓋因密耳加發耳早已完全落在英國之手中，無辯明或加以斥責之必要。實際上却由克萊武之外交術策與武力行動一舉將印度東北一帶造成英國之勢力範圍，將東印度公司的中心由麻德拉斯移到加爾各答。於一七六五年以一克萊武中佐來到印度作總督兼軍司令官，在職一年半，使孟加拉、奧里薩、貝哈爾三國這較法國尚大的地域，事實上成了英國之領土。然東印度公司對印度之統治，因其對於土民甚為嚴苛且不理解民衆，致到處激成土民之反抗，處處勃發了叛亂，可是英國都及時加以鎮壓而擴張了自己的領土。但因連年戰爭所需戰費甚大，雖說貿易賺錢，公司財政亦是次第陷入困難。並且東印度公司的印度政策成爲議會上激烈的非難目標，遂在依利亞姆彼得內閣時制定所謂彼得印度法，將東印度公司全然當諸本國政府監督之下，印度事務之最高管理權，脫離了公司之手，原來以賺錢爲目的的事業，自此開始歸入與貿易無關係的人們手中管理，公司簡直帶了政治的性質，此乃一七八四年之事。據這政府與公司併臨印度的時代稱爲「二重統治」時代，英國對印度積極侵略亦即在此時代，一七九八年維爾茲里任印度總督時開始，次傳至黑斯丁克斯繼行之，最後至達爾后吉總督更

狂熱的施行着。

一八五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在倫敦舉行伯拉西會戰百年紀念祭，正當人人都在稱讚克萊武之功勳的時候，不堪英人壓迫的印度土人軍隊起而叛亂了。這空前的凶報數日後傳到倫敦時朝野爲之大驚。叛亂差不多波及到全恆河流域，英國支配印度之勢力將見傾覆，但接受東印度公司年俸的印度王侯貴族不加援助，就是其他上流階級也沒有人起來援助，所以半年之後就被英國澈底的鎮壓平服了。這動亂充分的曝露了二重統治之不完備，所以自一八五八年之「印度統治法」移印度統治大權於英國國王之手，一八七三年解散東印度公司，其次一八七六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即印度皇帝之位，於茲終了印度帝國之建設。

#### 第四日講演廣播記錄

在英國征服印度史上，與克萊武相美的有一個叫威廉黑斯丁克斯的，他原是東印度公司的書記，一七七一年三十九歲時做孟加拉的知事，一七八五年升爲印度總督，他就是昨日

述說過的在二重統治時代發揮了最毒辣手段的人物，至於他用如何的手段虐待印度人，我現在把二三實例介紹給諸君。我舉的例子並非採自憎恨英國的印度人和德意志人所著的書籍中者，而是根據英國自身歷史家的著作來述說的，所以沒有一點誇張，這是希望諸君要知道的。所說的那個歷史家就是以前引用過的瑪克萊。瑪克萊即便說不是什麼偉大的歷史家，然而他至少也是偉大的文學者，並且一八三四年任印度最高會議的法律顧問，在印度服務四年，是在現地見聞過黑斯丁克斯行動的人物。

那麼在這二重統治時代，英本國給印度總督什麼命令呢？是這樣的：「統治要以正義與溫情爲宗旨，但是要給錢，多給錢，多多的給錢。」黑斯丁克斯不斷的接到這同樣的命令。在實際上這種命令簡直是矛盾的期待，正如瑪克萊所說的：「你要成爲印度人的慈父，同時又要成爲導向腐敗的誘惑者。你要主持正義同時還要非道」是一樣的。在黑斯丁克斯也許願意做印度人的慈父，可是從倫敦方面來的錢！錢！這激烈的催促，也不能不應付。爲了完滿倫敦的這種催促他採取的方法之一，即是對屋德的一個藩王斯加屋蓬拉德通說：「英國的軍

隊借給你，你去佔領隣邦魯悉拉人的國家魯悉堪得，你拿出四十萬磅來爲代價。」遂使斯加屋道拉無理由的攻入魯悉堪得。關於此事瑪克萊會敘述如下：「魯悉拉戰爭的目的是由這會未對任何國人加一點侮辱之善良人們的手中，奪取其善良政治，強制使他行使違背本意的可厭的虐政。……魯悉拉人眼望着和平而哀訴嘆願，積聚了巨額的金錢而一意的想避免戰爭，可是一切是無效了。他們除了澈底抵抗之外沒有其他的辦法。血腥的戰爭就這樣勃發了。在印度最善良最高尚的國民被委之於貪欲、無知、殘虐無比的暴君之手，引起斯加屋道拉貪欲的這塊豐富國土，如今呢，已淪爲悲慘國家中的最貧困的地方了」。

此次魯悉拉戰爭在英本國也成了紛紛非難之對象，政府命令黑斯丁克斯開顧問會議。然而當時顧問會議的議員過半數是他的敵人，並且更有當時爲印度人非常尊敬而有名的婆羅門僧南達克馬爾向顧問會議提出了「黑斯丁克斯償贖官職，且收受罪人之賄賂將其無罪釋放」的罪狀。黑斯丁克斯見於形勢的不利，就先告發南達克馬爾在六年前曾僞造他人的筆跡，身爲加爾各答最高法院的裁判長是黑斯丁克斯的親友依姆比，就將南達克馬爾判處死刑。瑪克

萊將行刑時的實狀傳記如下：「翌日未明，無數的人們聚集到絞頭台的周圍，全都浮現着苦惱與恐怖之表情。他們直等到最後的霎那，還以為無論如何英國人也不會殺這偉大的婆羅門僧，很相信是不會殺的。可是到底悲壯的行列進到了羣衆裏，南達克馬爾端坐在小轎中，用堅定的平靜的限神看了看四週，那就是向親友們告別。親友們的眼淚和那種難過的情況，幾乎使歐洲人的顏色蒼白了，這悲慘的告別與囚人如水的冷靜對比着給人以深刻的印象。他遺言向會議的友人問候後，以堅實的脚步邁上刑台，向絞首人發了信號。這無數人看到了他的身體搖動着，一齊放聲大哭起來。人人看着這慘狀，一邊泣啼着走向夫古利河，打算在這河水中洗淨這污穢。這實在是一段可憐的插話。

現在再舉一例，是英國黑斯丁克斯爲了榨取金錢而對屋德國一女王所加的暴虐。他派遣一隊英國兵佔領了王宮宮門，逮捕女王幽閉於一宮內。但女王仍不肯答應繳拿財寶，所以又將對女王最忠實同時女王最親愛的兩個老人捕來，押到牢中，將他二人餓到奄奄待斃，並且將這兩個衰弱待斃的人送到勒克腦加以拷問，以使女王痛心。現在再引用瑪夫萊的話：——

「一方面在勒克腦實行着野蠻的行爲，一方面對女王亦更加嚴重的禁錮起來。每天僅給與一兩口飯吃，所以餓死了兩個侍婢。施盡了一切的威迫，用盡了最後的手段之後，總督由女王那裏榨取了一百二十萬磅。勒克腦的兩個老人才被釋放了。」

而且有這般行爲的決不僅墨斯丁克斯一人，其後任總督達爾哈治亦復如是。關於達爾哈治英國也有著名的歷史家斯萊曾敘述過，他是如何的用「極橫暴的方法」施行了侵略，「敢行了難加贊同的種種行爲。」

印度與英國遠隔波濤萬里，印度的民衆又是那樣多。所以可以認爲英國征服印度是不可能的。實際上若是英國僅以武力征服印度，也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英國決不是僅賴武力征服了印度。他是用毒辣的權謀策術，從純真的印度人民手中奪取了印度。英國使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不和，使藩王與藩王敵對。使加特人與拉及普特人戰爭，使加特人拉及普特人和馬拉塔人戰爭；使本迪拉人與魯悉拉人互爭。英國人用了各種苦肉之計成功了對他們的離間，等他們爲這無益的戰爭筋疲力盡的時候，專來作收漁人之利。英國隨意和藩王締結條約又隨意

破壞條約，故意使藩王溺於酒色，在不行苛斂誅求不能維持財政之情形下使與人民反目。就這樣一步一步在印度確立了英國勢力。現在也沒有——列舉詳細說明的餘暇，請諸君去看我們常引用的瑪克萊的『克萊武論』及『黑斯丁克斯論』，傑姆斯密耳的『英領印度史』，特蘭的『在亞細亞之我帝國』，貝爾的『旁遮普合併史』等，就知道我所說的並沒有半點誇張了。而且以上所舉各書都是英國人自身的著作。

莫臥爾帝國衰頹後印度諸藩王的政治固不是什麼善政，然而傑姆斯密耳的『英國印度史』却坦白的認爲他比東印度公司的統治是優良的。對於英國人的虐政有不能抑制的忿懣，一八五七年印度兵發生叛亂，在這叛亂中，及叛亂鎮定以後，英國人的殘忍酷苛是世多不知道的，現在由他們對印度之態度赤裸裸暴露了的英國人著作裏，介紹之實例。第一是開A馬萊遜的『印度叛亂史』第二卷的一節。

『戒嚴令頒布了。盛行的適用了在五月及六月由立法會議所制定的可怖的條例。文官武官均開着血腥的巡迴裁判，或是不用巡迴裁判就屠殺士民的老幼男女。久已瀉血之慾更增強

了。他們不但對於幫助叛亂的人們，就是老人、女子、兒童亦都用來血祭。關於此事收集在印度總督呈送本國的公文裏，和英國議會的記錄裏。那裏寫着印度人不處絞刑，就在各村中燒死，或是槍殺。英國人忝不知恥的自誇這些慘忍的行爲，又說殺的乾乾淨淨不留一人，或者說毆打黑仔是頂有趣的遊戲，或是說很有意思或是寫。更在一本爲有權威的學者所承認的著作中，說有八輛車每天自早到晚的在十字街或市場搬運被殺的死屍約運了有三個月之久！六千個生靈也就這樣的被屠殺了。」

「我軍將校對於已逮捕的各種罪人就像屠獸似的而處以絞刑。絞首台建成行列，老者、壯者就被這言語難以形容的殘酷方法絞死。在那時有的兒童們天真爛漫的正舉叛兵用過的旗幟，打着鼓在玩耍而被捕捉去，悉數宣告死刑。當時裁判官中有一個將校，雖然痛哭流涕的去見長官，懇求減輕兒童們的極刑，可是未被採納」。

其次是貝爾「印度叛亂」第一卷中的一節——

「我作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們乘着有一門大砲的汽船，向左右兩岸開着砲航行着。」

了有叛亂的地方，就離開船上陸熾烈的放射着步槍。我兩排槍斃打死了好幾個黑仔。我實在是渴念着復仇。我們向左右的放槍。向天發射着的槍火，微風飄蕩着在叛逆者的頭上表示着復仇的日子到來了。我每天爲了破壞和焚燒那些發生騷動的村落而出發。我被推爲主席委員，裁判一切抵抗政府或英人的土人。我們每天屠殺八人乃至十人。生殺大權在我們的掌中。我敢斷言自己施行此權利時未有一點容赦，被宣告死刑的犯人，頸上套上繩子吊在橫木上，下面叫他站在車上，當馬車一動犯人吊將起來就斷氣歸天了。」

印度就如此的被英國蹂躪着。然印度的統治離開東印度公司之手，脫去二重統治，完全移到英國政府手中以後，印度果然幸福了嗎？不！斷然沒有。英國先用雜種的法律條例從根本上破壞了印度舊有的農業制度。所以印度公司經濟的堡壘的村落共同體消滅了，農村改成了適合英國資本支配諸條件的東西，印度農村陷入了慘不忍睹的悲狀。哈巴特康普頓曾說：「我敢發誓，決沒有比在大英帝國下印度農民再悲慘的人。他們一切被榨取淨盡，僅剩下了骨頭。」他們多是一生沒吃過一次飽飯而死。常是因精力耗盡故罹病即斃。衣服幾乎不能蔽

體，兒童簡直全是赤身。屋裏沒有燈火，在日落無月亮的夜裡他們只有悄然的坐在黑暗中。一八二八年孟加拉的衛生長官曾報告如下：「孟加拉的大部分農村，常以不敷老鼠一日所食之糧爲日常之食品。他們的生活因食物之不潔而非非常惡化，所以無法預防惡疫之傳播。去年霍亂列拉死亡數十二萬，瘧疾死亡二十五萬，肺結核死亡三十五萬，腸胃炎死亡十萬人。」印度的手工業亦破壞了。由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是英國產業革命的時代，這次革命就用了由印度榨取的黃金而很快的完成了。自古即以世界最大棉製品生產國著稱的印度，因爲英製棉織棉布氾濫於印度，遂使極多的印度人徬徨於迷途。

美國務長官普拉央是享盛名的雄辯家，是日本週知的政治家。他曾在倫敦發行的「印度週刊新聞」上發表「於印度英國的統治」一文。普拉央在這篇論文的開首就說：「正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在我印度旅行中就不絕於耳。當我尙在法科讀書時代，讀過在審問黑斯丁克斯時色利坦的演說。其後經過十六年美國取得馬尼刺，紛紛的議論着殖民政策，我爲了知道英國的統治印度，不由的想起了色利坦的彈劾演說。我愈讀愈感到英國的不人道。然而因爲多數

的美國人近幾年來正讚賞英國的殖民政策，我認爲這是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專心研究這對於美國重大的問題，抱着莫大的期待邁上了印度視察之途。我和高級下級的英國官吏，以及受過印度教、回教、波斯教培養的人物交談，視察了貧者富者，都市的人和農村的人，搜集很多統計報告，演說筆記等在美國不易得到的文書。因之我知道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比我們想像的更惡劣、更苛酷、更不人道。」其次在他指摘印度視察中得知的種種不人道之後；用下面的話結束了那篇論文——「任何人也不要爲辯護殖民政策去引照印度。英國人在恆河，印度河流域對印度無助的人民揮用其不負責任的權力，他作着以人類正義與智慧來說不該作的事。英國人有時給印度一些某種利益，可是却又強奪以不法之代價，雖然他說是爲生者求和平，而却是將幾千萬的生靈誘送到死的和平去。說給苦於戰爭的民衆秩序，却是依合法的掠奪將印度國土陷於極度的貧困。即便說他是掠奪也不算太過。英國無論用什麼樣的言辭來粉飾，也不能滌淨現在這不人道的政治。」

這就是英國統治印度的真像。

## 第五日講演廣播記錄

今日述說關於英國侵略中國的經過。中國多數之物產中，久爲西洋各國珍羨慕的，是茶葉及絹布。此等高貴之物品，在未開闢印度航路以前，經陸路亞細亞輸入歐羅巴。然而在海路最初獨佔此有利貿易者，爲葡萄牙，但在第十七世紀初，查理士一世時，英國商人一隊，參加此中國貿易，國王授與特許狀，艦長威代爾爲達此目的，率領一小艦隊侵至中國，先於一六三五年到達澳門。葡萄牙對此新出現之競爭者，非常憤恨，對之加以種種迫害，妨害其在澳門之根據地，故威代爾離去該地侵入廣東。該艦隊初至廣東河口虎門砲台時，中國守軍突然加以砲擊，威代爾當即應戰，彼等遂佔領該砲台懸掛英國國旗，結果中國許可英國通商，交易地點指定在廣東城外。此後英國與中國專通過廣東而貿易，不久英國人在中國之貿易，駕凌其他歐羅巴諸國之上，即其他國之商人所交易之物品，亦多以英國商船載運，因而倫敦即成爲中國商品之歐洲市場。

前述英國人從廣東所輸出之商品，主要爲絹布及茶葉，然而爲購買此等物品須支付莫大之現銀。中國當時乃一自給自足的國家，並不需要歐洲之貨物，惟欲得現銀。然而英國對於這輸出大量之現銀，非常頭痛，故苦心研究以商品代替現銀，欲獲一舉兩得之効。英國商人遂發現鴉片可以爲代替的商品。

第十八世紀中葉，鴉片多在波斯栽種，輸入中國，爲一部社會人士歡迎，其情勢漸漸擴大。於是英商人獎勵印度栽種鴉片；不久印度之鴉片即開始輸入中國，其輸入額與年俱增。因而中國之鴉片吸食者激增。此事對中國有二種深刻之打擊。第一國民受鴉片之毒後，身心惡劣。第二以往流入中國之現銀反流出國外。以致招來銀價對銅錢之飛騰，租稅收入減少，因而發生一般經濟的、財政的危機。故中國於一七九六年已禁止鴉片輸入，一八一五年禁止國民吸食鴉片，此年英國商人輸入之鴉片爲三千箱。一八二二年兩廣總督阮元嚴禁販賣鴉片，雖禁令屢下，然此年之輸入額竟達一萬箱。爾後中國年年頒發禁止鴉片令嚴禁吸食及輸入，但吸食者及輸入者與年俱增，結果無可奈何，中國官吏因受賄賂亦置之不理。其後因防不

勝防，只得課以重稅默許輸入，海岸各處均秘密輸入，甚至禁煙之官吏亦成爲鴉片之吸食者。

中國政府對鴉片政策曾煞費苦心，政治家亦紛紛申述意見，遂決定對鴉片貿易徹底彈壓，決心於必要時不惜訴諸於武力，故於一八三九年任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派遣廣東。林則徐乃富勇氣有精力之愛國者。彼要求外國商人，將所有之鴉片引渡與中國官憲，將所沒收之鴉片二萬箱完全燒毀。恰於此時有中國人被英國水夫殺害事件發生，林則徐要求引渡犯人，而英國不允，遂發出最後通牒，威嚇謂倘於限定時間不將犯人引渡時，決攻擊廣東市外商埠地之英人區域，故商埠地之外國人均退至澳門。

然英國樂與林則徐一戰。戰爭首先在廣東附近，由英國砲擊中國軍艦而開始；英國以印度爲根據地，運用其遠勝於中國之戰爭技術，很容易的將中國軍隊擊敗。其陸海軍攻取舟山列島、香港、又佔領寧波、上海、吳淞、鎮江等地。英國艦隊更侵入揚子江遮斷以大運河爲中心的華北華中之連絡，並有衝入南京之勢，中國不得已，遂於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與英國簽訂講和條約。此南京條約即束縛中國不平等條約歷史的頭一件，依此條約與

五、六、四七年之補充條約，中國割香港與英國，並為英國將廣東、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五港開放，以上諸港，撤廢以前對外國一切之限制，規定關稅率與港灣稅率，在中國奠定了外人治外法權之基礎。

我藉用馬克斯的話來說鴉片戰爭是「為滿足挑撥戰爭的鴉片密輸者之貪慾，英國人所能實行慘酷行為」。此次戰爭給與中國以深刻無限的影響，戰爭慘敗後之清廷，其威信一落千丈，以後決難回復。自從開關五大自由商港以來，有數千外國船奔到中國，轉瞬間英美之廉價機製物品，汨濫於中國，以手工業為基礎的中國產業，在機器及戰爭之影響下不得不崩潰。現在消耗着驚人數量之不生產性的鴉片，又因鴉片貿易流出大量的金屬，並因國外競爭使國內生產受到破產的影響。欲保存維持舊有之中國，最要緊是把國境完全封鎖，然而此封鎖被英國之武力打破。恰如密封在櫃中之「木乃伊」一旦接觸到外面的新鮮空氣，即刻變成腐敗灰塵，鴉片戰爭對於中國財政，產業，道德以及政治機構，給與重大的作用，必然的促使中國國家的解體，此後土地很快的落到腐敗的官吏及豪商之手內，因地之濫漑，堤防之修補

，均置之不顧，每當洪水及旱魃時期人民陷於貧苦之境。匪賊之橫行跋扈日甚一日，各地騷動勃發。其規模最大者當屬自一八五〇至一八六四年之太平天國之亂。而歐洲列強國家，尤其英國，乘此動亂良機，在中國奠定了更強大的基礎。

不久以亞羅號事件爲導火線，發生了第二次中英戰爭。亞羅號乃一在香港政廳登記之中國船，船長係愛爾蘭人，揭掛英國國旗航行，水手十四名均爲中國人，此船爲在英國國旗蔭庇下密運輪鴉片者之一，一八五六年此船在廣東下流之黃浦健泊時，中國兵登船檢查，其時船長不在，發現鴉片之違禁品，當即將英國國旗拔掉將十二名船員帶至中國軍艦上。英國以此爲藉口，又早早有法國宣教師在廣西省被殺，英國遂與刁難中國之法國聯合起來，英法聯軍於一八五七年底，攻陷廣東，囚總都葉明琛於印度加爾各答，一年後病死獄中。英國司令官致書北京，請求派全權大使至香港議和，中國置之不理，英法聲稱與北京政府直接談判，戰爭遂移向北方，英法聯軍，攻陷白河河口之大沽砲台，溯河而上入天津，中國不得已與法兩國議和，締結所謂天津條約。根據此條約英國及其他列強得派公使駐北京，並除既開之

五港外更開放五港，又爲英國商船開放揚子江等。

此條約應在北京批准交換，但中國欲在上海實行，英國憤以武力強迫實行，一八四五年英國艦隊決定進航至天津，但中途受大沽砲台之砲擊而退却，英法二次聯合，與中官戰，年英法聯合陸海軍約二萬五千，再擊破中國，進攻北京，清朝皇帝逃走熱河。此次戰爭英國之陸軍主力實爲一萬印度兵。印度人被英國亡其國而又被驅使爲征服亞細亞諸國之爪牙，中國於一八六〇年十月，與英法兩國訂立北京條約，承認天津條約，開放天津爲商港，賠償鉅款。香港對岸之九龍亦根據此約割讓給英國。一八五九年當此戰尙酣時，英國新聞「郵電日報」曾發表如下之社論謂：

「大英帝國襲擊中國之全海岸，並佔領其首都，清帝由宮廷被放逐，定獲將將來攻擊的實質的保障。痛擊侮辱我英國旗之中國官吏。把中國將校與海賊或殺人犯同樣掛在英國軍艦之船桅上，此等惡黨具有殺人的兇相，穿着奇裝怪服，實不免令人一笑。就中國說，英國比彼等優秀，堪稱彼等之支配者」等語，誠爲驚人的征服慾及驚人的卑劣的論調。

英國又更試由陸路侵入中國。英國既征服緬甸，更於一八七六年欲突破緬甸及中國間峻險之山脈，開闢與雲南省之通商路，以布拉溫大佐爲隊長，從緬甸之八莫派遣遠征隊至雲南省昆明。同時英國領事館書記員瑪加利，由上海至漢口，再經湖南，雲南到八莫，與在該地準備既畢之布拉溫大佐會面，該書記員充任翻譯兼嚮導返回雲南，中途又與布拉溫大佐分別前進，至雲南某一驛被殺，布拉溫大佐亦被中國兵包圍，結果未能達其目的返回緬甸。「此路卽此次中日事變開通之所謂緬甸公路」。英國遂以瑪加利事件爲口實，威嚇中國，此年即締結所謂芝罘條約，英國自締結此條約後，得自由出入於中國或由印度出入西藏，爾後在西藏着着扶植其勢力，雖與中國發生數次衝突，中國均已讓步。英國以西藏爲自己勢力範圍後，一面能防備俄國之侵略印度，他方面可以此爲根據地繼續執拗其侵入雲南、四川之政策。

倘若新興日本不以保全中國爲不動的國是，或者無力實行此國是時，那些已把菲洲大陸分割定了滿腹抱有帝國主義的野心而向東亞侵來之歐美列強，必實行分割中國，英國當然得獅子之份。現在活躍於中國、印度、西藏之英國有名軍人楊格哈茲班曾公言：「如中國之土

地廣大，物產豐富，其全區域並在適於人類居住之溫帶國內之國土，倘被一個民族獨佔，是違背了上帝的意志」。由此可知，幸而有日本之強大武力，中國未被拉到列強之組上，雖然如此，亦無法阻止英國政治的、經濟的侵擾，在中國最重要之動脈揚子江，尤其英國的強大勢力，巋然凌駕其他各國。所以至日本在長江開始經濟活動時，最大的妨害者即為英國。一偶事因時間之不許，茲將其最惡辣之妨害手段，試舉實例如下。此時發生在日英同盟條約締結後第二年之一九〇二年，日本郵船公司，以數百萬之鉅款收買英人馬克賓在揚子江經營三十年之航路事業，以後日郵船公司之船即揭掛社旗航行於揚子江上，此時即發生罕見之奇事。即上海、漢口以及揚子江岸諸港之英人居留地會，議決禁止所有日郵船公司之船舶，在以前馬克賓船舶停船之地碇泊。此等奇事即如同賣地皮而不賣空權，故不得在此地建築房屋一般之無理取鬧。日本雖極力抗議而英人置若罔聞，郵船公司用盡種種方法，與法國人交涉，在很不方便的法國人居留地之水碇泊，由距離遙遠之倉庫，往返迂迴裝卸貨物。此即以舊的日清汽船公司的前身。爾後日本曾數次對英人此一貫之惡意的妨害相爭，而造成今日在

長江的地位。故日本的長江發展史，也可說與英國之經濟競爭史。

## 第六日講演廣播記錄

中央亞細亞的帕米爾高原，自古以來，即被稱為世界之屋脊。由此原高斜向西南伸出之山脈稱蘇里曼山脈，由印度及阿富汗國境沉入印度洋。又從此高原向北伸出之山脈稱天山山脈，在準噶爾盆地一度斷絕，成為阿爾泰山伸出東北，又成為外興安嶺及斯塔諾尾山脈，更向東北延伸，遂成為亞細亞大陸東北端的東地角，而突出於白令海峽。南從印度河口北至白令海峽，以此從西南起至東北蜿蜒萬里之山脈，將亞細亞之大陸分為兩部。此山脈或為世界屋脊的一條很長的棟樑。由此屋脊又將舊世界（指歐亞大陸而言——譯者註）分為東洋與西洋。此屋脊之棟樑之東南斜面為東洋，西南斜面即為西洋。波斯、小亞細亞、阿利伯諸國，雖包含在亞細亞之內，然而由地理學或世界歷史上看，很明顯的是屬於西洋，真正的東洋無疑的是帕米爾高原以東的地方。

此東洋之世界從喜馬拉亞山脈以及崑崙山脈向東伸出以達中國海之蜿蜒萬里之山脈，將東洋分爲南北兩方。喜馬拉亞山脈之南斜面爲印度，喜馬拉亞山脈之北阿爾泰山天山山脈之東爲中國。並喜馬拉亞山脈之南斜面總稱之印度，更分爲東西兩部，西部爲印度斯坦印度人之國，亦即是狹義的印度。東部爲緬甸、泰國、安南等所謂之印度支那，恰如其名稱，從地理、歷史各方面觀察均位於東洋兩偉大之中國及印度之間的國土。

印度及中國爲東洋兩偉大之中心。兩者之面積相等，人口亦各擁有數億，以喜馬拉亞山脈相隔，一方爲蒙古人種，一方爲雅利安人種，一方爲溫帶，一方爲熱帶，兩者相距亦遠，相異之事亦多。東洋實由此兩者之結合而成一全體。然而日本實在從此東洋兩大中心地，學了很珍貴很善良之文化，而統一了自身的精神，實現在生活之上以達今日。西洋人東來以前，在日本人腦海裏的世界，實在只有中國及印度，亦就是唐及天竺爲東洋之中心，此兩國加上日本稱爲三國。三國最優美的新娘子爲世界第一，三國最秀麗的富士山中國亦無印度亦無，爲世界偉大之山。三國妖嬈傳小說之九尾狐欺瞞了中國、印度、日本三國之宮廷，所以除

中國及印度，在日本人眼中，至少在日本祖先之眼中，是沒有拿它當他國看待的。日本從中國印度學習了很多文化，不啻沒有拿它當他國看待，實在是它爲重要的國家，使我等感激的國家。然而現在釋尊誕生，孔孟降生之重要國家，已成爲英國之屬國或其半殖民地之國家。

日本從印度學來最珍貴的是宗教。亦即被稱爲印度思想印度文明之精華的佛教的信仰。日本的祖先是如何誠懇的學習此教，爲欲憧憬此教之產地印度，所示之例頗多，現在將我內心銘記最深之一申述於下。此爲鎌倉初期之高德，京都柵尾之明惠上人之事。此上人因抱  
有難以抑止之渡印度巡禮佛蹟之願，遂詳細調查其巡禮之經路，由中國國都長安，至印度，  
王舍城共計八千三百三十日本里（約合六萬六千餘華里）日行八日本里須千日，若日行五日本  
里，自正月元旦出發至第五年之六月十日午刻到王舍城，天竺爲佛之降生國，因愛慕之情難  
以抑止，促起遊興，而計算此行程，其會書謂「啊！啊！倘能够去的話……」。然而不幸  
因病未能遂行其願，其見到由印度來的竹子，與日本的竹子無異。遂覺到釋尊當時之竹林圍  
之竹子也像這竹子一樣吧，遂將一村之竹子完全栽種在學問所前，並取以竹林竹之名，朝暮

觀賞。其思慕心之激烈由此可知。倘此明惠上人能够誕生，見到現在之印度，被英國之鐵鎖束縛，其人民被英國如牛馬之虐待之情況，必流出血淚而悲，必激憤如火而恨。

日本從印度不僅從佛教學習了信仰，佛教同時還教給日本「五明」即五種學問。第一爲因明論理之研究；第二爲內明教典之研究；第三爲聲明言語音律之研究；第四醫方明醫術之研究；第五工巧明工藝美術之研究。而教典研究之中包含佛典以外之儒教之經典，寺院被稱爲「寺小屋」爲國民教育機關，其教科書採用佛教之經典。佛在日本不只爲一宗教，同時亦據一文化之綜合體。也可以說印度文化之全體由釋尊或佛教而傳入日本，佛教之真理並非根據種種理論，乃根據生活之體驗而浸透日本人之魂內。不問其是否爲佛教徒，日本人受恩於釋尊之印度甚多。故此真正的日本人，或多或少有與明惠上人抱有同樣悲憤的感觸。所以日本人對英國之統治印度所加之彈劾，即如前介紹的美國布萊養所指責者，不但根據人道主義加以道德的非難，同時感到如同加在日本自身的恥辱同等的義憤。現在印度思想革命之父阿拉賓哥修會發言「壓迫者，將我慈母拉入其懷。我必將慈母從壓迫者手中救出，而後止」

我們聽到此等悲壯之覺悟，感到如同我們自身的覺悟。我想此次對英美戰爭日本的勝利，必成爲印度獨立的機緣；獨立的導火線，作爲報答往昔釋尊賜教日本的贈物，切望印度自由的到來。

日本與印度有如此的關係，而與中國亦同。號稱中國文化之精華的孔孟之教，日本乃由中國學來的。我們必須把所有生活之基礎置重於倫理，亦即必須以置重於人格之上的高貴精神，以極明晰的理論學習儒教。並且在江戶三百年間所謂學問，亦即是中國之學問，在政治、道德、文學各方面，不問其優劣之中國文化，均浸透於國民生活的每個角落裏，中國亦如印度，均爲日本人心之一部分。並且中國與印度不同，因只有一水之隔，很多中國人來到日本，中國人之血與日本人之血相混合。中國「大名」之大內氏，薩摩之島津家，其祖先，均說是經朝鮮來到日本之中國人，以任性暴燥而有名的赤穗義士的武林唯七，亦稱爲孟子之子孫。認爲純粹日本文學的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其思想，其文學的構造，很明顯的也是由漢學漢文脫化而成的著作。諸位均知道大寶令是模仿中國的法律制度。日本祖先以學習日本

歷史同樣的熱誠學習中國歷史，以崇拜日本之英雄豪傑同樣的心理崇拜中國之英雄豪傑。諸葛孔明之出師表，不知鼓吹了多少日本人之忠義，岳飛之忠誠不知鼓舞了多少日本人之士氣。日本人中之最偉大的日本人，西鄉隆盛是如何崇拜伯夷叔齊之高潔的人格，觀其文章可知。尤其中國文學很受日本人之歡迎，作漢詩是受過教育人士不可缺少的條件，中國之詩歌文學所表現的山、川如同日本人自己故鄉之地名振動耳鼓，什麼黃河、揚子江、赤壁、寒山寺以及西湖、洞庭湖均為日本人所聽過的，例如讀「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這首詩時，即如我等是中國之詩人，感覺到寄在長江之綿綿哀愁，如自身立於揚子江畔。又如吟「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時絕不感覺洞庭湖為他國之湖。因此日本與中國之間無有心境之分。日本人與中國人應為兄弟。中國為防止將國民身心侵食殆盡之吸食鴉片風俗，當以禁輸鴉片為急務。然而用武力破壞中國禁令的英國漠視一切道德，為滿足一羣商人以毒藥換取金錢的慾望，以其軍隊壓迫之。英國軍隊一貫之精神乃自古以來的霍金斯德萊克的海賊精神。英國以其今昔無變的海賊精神，來到中國必要時以武力，否則即以其買收和外交

備覺威嚇，遂以中國爲其半殖民地，以中國爲最適宜的榨取對象。英國之對華政策，可說就是變象的以火炮之炮口對之施以可怕的鴉片，不吸時即行開炮這種精神的種種表現。

日本所以以保全中國之領土爲不動的國是，是因爲日本人對其深奧的根底，早已明瞭。中國文明起於黃河、揚子江流域，其文明在日本之生命與生活之中，尙活躍生存着。所以無論如何，黃河、揚子江流域被他國奪去是不忍的，始終願保存在漢民族之手內，乃日本民族自身所發的赤誠。因爲日本之赤誠產生了日本的這樣政策，所以中國纔未作了英國或俄國的奴隸，因爲作了多年歐美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角逐之舞臺，中國每年犧牲了自國寶貴之文化，並遭到了重大的危機。曾在東亞各國內有如斯豐富的中國文化，隨着以巧妙手段破壞中國統一的歐洲帝國主義諸國尤其是英國的侵入，招來了中國內外的貧弱，遂將偉大的過去，成爲泡影。不僅如此，與英國之巧妙榨取並存的有布爾賽維克主義（過激主義）之暗中勢力，又開始在中國舞臺出現，欲將衰弱之中國置於其勢力之下，對中國文化加以破壞，益使中國文化曝露無抵抗方，日本爲救自國之文化及在中國被威脅之東洋文化起見，以全力繼續爭戰。

，中國不但不奮起與日本共同保衛東洋，與此與滅亞細亞之勢力一戰，反而以刀刃對日本。而與東洋之敵英美相握手，迄今猶與救東洋之日本而戰。雖已有南京政府之樹立，有汪精衛氏以下諸君，爲興亞之戰與我等異體同心，但中國之多數國民，其心尙仰望蔣政權爲指導者，不但不覺察日本之真意，反與日本相抗，這實在令人痛心無限。可是回顧明治維新時，各藩均有勤皇與佐幕之對立抗爭，勤皇、諸藩之間亦時有反目妒視等事，最後至薩長合好推倒幕府，不知流了多少高貴的鮮血，此乃不可避免者。

日本所揭示的東亞新秩序，決不是一個單純的標語，此爲我東亞所有民族，無上的真實的生活問題，切實課題的表現。此問題或課題，實關係我東洋的文化財。所以我們的大東亞戰爭，不僅爲獲得資源而戰也不僅爲經濟利益而戰，實在是爲了東洋最高的精神價值及文化的價值而戰。

這東洋文化財，即如前述，爲日本民族之魂，又在日本國家內被統一，發揮了其最高價值及意義。日本之魂亦即是此三國之魂。所謂日本精神，是由大和民族心內，所綜合的中

國精神及印度精神的東洋魂。所以東亞新秩序真正基礎的魂，既已儼然存在而且活躍着。已  
到五年頭以我等此魂爲基礎的新秩序建設，首先在中國實現，與妨害此實現的敵人酣戰勇鬥  
着。然而隨着世界史的進展，東洋敵人之英美與日本已經開始了戰爭，因此此新秩序建設的  
範圍，有擴大至印度的形勢，實在是我們不勝欣喜的事。大東亞也就是日本、中國、印度三  
國，已經與日本之心爲一體。爲了把潛伏在日本人心裏的這三國，爲使其體化客觀化建設一  
個新秩序而戰，即爲大東亞戰爭。中國民族不久即會覺悟其前非吧！印度不久即可得到解放  
吧！以復正的中國，與甦生後的印度，與日本相結合來實現此東亞的新秩序。雖有如何重大  
困難，我們也必須要戰爭到底。最高貴的物品，必須付出最高價格方可得到。回想一九四一  
這數字，與日本爲一有因緣不可思議的數字，元寇之難爲日本皇紀一九四一年，英美之挑戰  
亦是西紀一九四一年。我相信以日本之覺悟及努力必使英美之運命蹈蒙古之覆轍。就此結束  
此淺陋的講演。

7

229402

(1)